

民初留學歐洲憶往（下）

陳和銑

（本文另有插圖刊第66、67頁）

先後同學顯露頭角

我讀學士班的第一年功課，由於對法文「聽」「寫」「說」程度都差，更因在國內從小學到京師大學預科，都是跳班。高中基礎不好，非下苦功，全心全力啃書本不可，經過日夜努力，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時，僅僅及格而已。

我升博士班，選讀公法，研究科目，已能得心應手，每課考試，居然躍為最優等，心情愉快。

我讀碩士班同時報名於巴黎政治大學 L'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，此校座落在 27, rue Saint-guillaume, Paris VIe 特為造就行政實練專材，例如培植外交人員或國內之 L'Administration fr'efectorale, au Conseil d'Etat, La Cour des Comptes 等專業機構行政專員。而所設國立法大，着重理論基礎，政治大學專重行政實練專材，當年我認為我國同時需要專門學者和專業行政人員，相輔而行，始克建樹國家，發揮效力，因此，我毅然在此校選課聽講。此校先後同學，為胡世澤，齊湘（禮南），汪孝熙，耽嘉基（續之）等。學校特色，是學生

不緊張，很安詳，細求研習之專課，師生接近，同學間親密往來，注重交際。外籍學生，來此講求外交實練。國聯時代，我在日內瓦，碰見無數同學，在國聯任職或擔任其本國代表。我國學生在國內外顯露頭角者，亦復不少。我於一九一八年畢業，第二次大戰後法大於一九四五年與國立大學合併，殊為可惜。

利用假日旅遊參觀

每逢週末及節日，為調劑日常緊張情緒，常抽閒留在寓所，選讀西洋文學名著或參觀博物館、各項臨時展覽會，以及名哲墓園，或欣賞話劇及歌舞戲劇。巴黎之文藝建築，遍地陳列，舉目皆是，美不勝收。故久居巴黎，愈多發現，愈感可愛，並增興趣，誠為集文藝大成之都會也。（按當年博物館免費，臨時展覽會，及戲院有學生優待券，其座位雖高踞樓頂，同樣欣賞。）

暑假期間，常購廉價車票，長途旅行，週游法國 Bretagne, Normandie, Lyonnaises 等，以及靠地中海沿岸勝景，並訪問人情風俗，聊解鄉愁。

倒袁抗日愛國活動

當年袁世凱帝制陰謀，日本提出二十一條，留法學生非常憤慨常作愛國運動。同學中之鄭毓秀，在法國很有名氣，其幼年離家革命，常掩護同志在京津運輸火藥炸彈，詳鄭著英文本 My

ux (法國語文) 與鄭毓秀相識，同是游客，相聚甚歡。不久我同吳法鼎提前往意大利瑞士學文。按吳君是早年留法畫家，我常愛與其同游，因彼為人和藹，常選勝景於幽靜處臨畫，我嗜寧靜沉思，為保重健康，在巴黎與胡世澤同時練習打拳，在瑞士學會打網球。

Revolutionary Years The, Autobiography

of mei wei Taomin 她隨勤工儉學生留法，於一九一五年進巴黎法科大學，攻讀法政，爲人豪爽不羈，古道熱腸。她廣交際，善辭令，和易近人，精神充沛，每與人交談如坐春风，頗得人心。同學不稱其名，僅呼老鄭，日常爲愛國運動心。（「國民外交」術語當年尚少採用），能在大庭廣衆之中作長時講演，表情生動，具吸引力，勝任愉快，輿論稱讚，爲國爭光。同人爲李麟玉、謝東發、吳永珊（玉章）、徐炳昶、吳昆吾、季宗孟及鄙人常權充拉隊，湊湊熱鬧。

歐戰延長，瘡痍滿目，法國尤甚，至於物價高漲，生計艱難，老鄭忽然輟學回國，奔往廣東孫中山護法政府之門。

德軍敗潰慈母辭世

猶憶德軍失敗，求和停戰，消息傳及巴黎時，民衆瘋狂歡躍，不可言狀，余亦趕熱鬧，參與歷史性羣衆盛會。不數日我患流行症感冒，高度發熱，不進飲食，臥床多時。忽接家報，母親病重。因一時無法籌措川資，正彷徨中，忽得噩耗，母親於民國八年三月九日辭世。余母一生勞瘁，無以報答，罪孽深重，萬死難贖。母喪後適巴黎舉行和會（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），余本良知隨同學友作愛國活動異常積極，說來話長。查英國同學楊端六、任凱南、李士光、梁龍等人關懷國事由周覽（經生）、王世杰（雪艇）親身同留法同人參加反對和約簽字於一九五六年李宗侗撰「巴黎中國留學生及工人反對對德和約簽字經

過」一文，徵集資料，曾致函芝加哥要我補充。鄭毓秀輕學回國，音訊久隔。德皇求和，鄭毓秀忽然帶領一伙女學生留法，我欣然參與歡迎會於於校區之中國飯館，適巴黎舉行和會，中外要人咸集，尤顯示老鄭賦政治風格才能，事實證明，她生平歷盡艱難與挫折，力爭上游不懈，而其人並不富有，亦不聚財，只喜交游，不吝揮金，償臺高築甚至雖無隔日之糧，竟能籌備豐盛菜肴美酒，以享嘉賓，長袖善舞，誠早年革命人物中之一奇女子也。

從世界社話李石曾

巴黎和會結束後，適同鄉吳公耐（吳弼剛兄）代理留學生監督，助我取得留英官費（每月領二十英鎊），解救我拿佛郎官費之窘，即匆匆前往英倫，按此時高魯爲留歐學生監督不管事，查中國留歐學生監督，常駐巴黎，徒具虛名，不與學生交往，不理學生有關問題，我初到法國時，爲高某人忘其名號繼爲朱炎等人。

我去倫敦唯一目的，是去大英博物館(British Museum)之圖書館爲搜集編撰論文有關資料，費時約計大半年之久。事後居然拿留英官費，重返巴黎，寄寓郊外Seine, Seine一所林園供給膳宿，公寓主人名 Arnould，一老夫婦家庭中，我專心從事撰博士論文，該寓距巴黎十公里，乘小火車半小時直達校區，常抽閒與鄭毓秀之法籍友人 Mrs Jossie 和 Mrs Huque les Roux 交往。

青年黨會李諸君子

我很幸運的在早年拜識過著名漢學家 Prof.

Edouard Chavanes (1848-1918), Mr. Henri Cordier, Mr. Pelliol 伯希和 (1878-1945) 及 Mr. Vissiere (韋錫爾) 等人。我撰論文前

，每以有關資料就教于 Mr. Cordier, Edouard Chavanes 教授住居巴黎郊區，不啻于四十餘年後我在芝加哥攀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編譯中國拓本目錄，關係漢武梁祠石刻，常用其有關名著作參考，受惠良多。梅道夫人所主持的「沙龍」，常伴同李石曾、鄭毓秀參加酒會數次，堪以紀念。查辛亥革命，是中國劃時代大事，第一次大戰，是歐洲斷代開創時期，戰前的中國留歐學生是「以建民國以進大同」的信徒，因潮流所趨，必須聯合民主國之民族，合作奮鬥協助各國間文化之調劑，融和、了解、交流，促進和平世界合作大道，吾愛吾國，亦愛與民主國家合作，爭取和平，並早經吳稚暉、張靜江、李石曾諸公創立「世界社」發行新世紀週刊爲世界和平奮鬥作先鋒矣。

吳、李二公並以身作則，稚老移「家儉學」於英倫並首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，石老移家儉學於巴黎，並提倡不肉食鼓勵吃哲學素，創設豆腐公司（由齊竺山經營）爲推銷醬油及國貨成立中國貿易商行與中國餐館於 Montparnasse 大街（齊雲青（致）主持）經此開端巴黎相繼開立無數北方飯館。

留法同學在巴黎陸續刊行旅歐雜誌以及關係中法教育刊物等，大戰結束後，國內大批學生湧

到內中成分複雜，例如勤工儉學生，包括毛澤東在長沙「新民學會」份子，並不勤工儉學，如周恩來、鄧小平等人，終被蘇俄拉攏，曾在法、德、比利時三處，接受赤俄訓練，旗幟鮮明，「打倒資本和帝國主義者」。另爲曾慕韓、李璜（幼椿），周太玄、陳寅恪等人主持青年黨，目標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，而要求實現全民政治者，竟與毛黨對立。由於一九一二年盛傳北京政府擬向法國大借款，留法老同學爲愛護祖國，表示反對，特在巴黎哲人廳 *Societe de Savants* 召集會議。會議到者趙老游、李書華、張君勸、毛以亨、魏道明等五百餘人，華工亦多參加，發言激昂，事前原請駐法公使陳鑑出席說明，陳不會出面，竟派王曾恩參事代爲解釋，言語衝動，不意有人出面施用暴力，王參事受傷，並波及上海申報夏奇峯。一時會場秩序混亂，顯示暴動主使者，別有用心，企圖操縱會場，促成愛國運動變質，竟試將剛受赤俄訓練的那一套當場一試也。

余目觀形勢有異，見機即時扶夏奇峯走避。同年歲尾，李鶴林（川籍勤工學共黨），在鄭毓秀寓所，槍擊陳鑑不中，連出事端，虛張聲勢，並非偶然。

梁啟超（任公）及其伴隨張君勸、林宗孟等人，曾在巴黎露面，我僅得在某次集會（地點時日都忘却）瞻仰風采並聆及其講演。莊法似爲考察觀光，但究竟負何任務不詳。

獲得博士再轉德國

余之博士論文畢業考試，曾於一九一二年春

天舉行，由國際公法名教授 Geouffre De Lapradele 主考，以最優等榮譽一致通過授于法學博士學位，（我擬論文題目原經面請已故 Prof. Louis Renault (1848-1918) 主考）猶憶當時參加考試聽衆，多是中西好友，王亮疇博士時客巴黎，蒙參加捧場，案論文題目爲「*L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e 1871 à nos jours*」照章「論文」應刊印所規定一可觀冊數，供奉學校，以備分發關係方面，因此刊印費頗鉅，純盡力籌措並蒙章士劍（行嚴）分途奔走告急，汪精衛預購一千冊備作華盛頓會議參考，得到補助湊足印刷費，難關解決。

於是吾留法十年，苦學情緒，始得輕鬆，爲解放抑鬱胸懷，乃於一九二二年夏，前往柏林，名都雖曾舊識，面目全非，德幣變值如衆山倒塌，手握英鎊者，頓成富翁。老鄭亦於八月携女生李鴻明、關愛蓮等及楊仲瑚、魏伯聰、鄭白峯等人抵德，並約余同彼等前往北海濱 Sellin Rüger 小住。此時留法同學范德學友，有李玄伯、汪申伯、戴毅夫等，留歐美學友，有陳寅恪、俞大維、吳經雄（德生）、劉伯照、傅斯年、胡庶華、徐悲鴻與夫人蔣碧微、張道藩等人，及不可記憶者無數。

一向矜持嚴肅之李玄伯，居然置備全套時式西服，學習跳舞，余亦與諸學友鬼混。迨鄭女士領女生先回巴黎，我同魏伯聰、石青陽陪送她們至哥隆 Köln 告別。後遂與魏石二位搭小輪從哥隆經 Coblenz, Bonn 等處沿河欣賞風景，適爲九月新葡萄酒上市季節。沿岸得飽嚐美酒佳餚，併以音樂演奏，直駛 Weasatan 游泉勝地，盤桓一日，遂由 Frankfurt 乘火車逕馳柏林，我居留德國將及一年告別。

留法後期中國歸生

大戰尾聲，德、法兩國在戰場拼命時，巴黎不斷吃緊，戴毅夫約我同去 Grenoble, Isere 諸避。該地氣氛寧靜景色絕佳，出產尤以葡萄酒及巧克力糖著名。嗣轉到里昂市游覽，得與經利彬、楊子嘉認識。經君好客，楊善烹飪。里昂有一婦人烹鷄之餐館馳名，善食者趣前滿座。

我留英時，適錢昌照（乙藥）、傅斯年（孟眞）、張道藩來英倫，老留英學生有陳通伯、梁龍，及山西楊君（忘記名號）等。因楊回國，我和傅斯年搬入其英國住家合居，距吳稚暉先生家接近，蒙吳稚老數次蒞止長談上下古今。粵籍梁龍紳士型人物，熱忱開爽喜交游。我于暑季一度借錢乙藜與其同游東海濱。乙藜是余老學友錢昌穀胞弟，年少瀟灑。另一優秀青年爲魏道明（伯聰），係吾師魏調元（文希）哲嗣。我當時年齡大他們七、八歲，儼然以長兄身份，親切接待，隨意交談與伴遊，直至回國猶不絕交往。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錢、魏二君一步青雲各任要職，貴極一時，錢君卽與我疏遠，久不通問。我與魏君雖志趣不同但猶不時接觸，保持友誼。

我留法後期，即一九一八年初遇到有驚無險兩次危機，一爲我會賃居具歷史性一排古式一層層大廈地點在上議院對街，房東係文藝界遺孀。其出租房間，遍陳羅丹（Augs Rodin 1804

—1917—名畫及雕刻真蹟我很喜愛。惟房間只有煤氣燈，房東每夜將總管關閉，煤燈自然息滅，故每夜睡前必須小心將燈紐關閉。不料一次忘却關閉，直到翌晨總管開放，以致我房遍佈煤氣，幸婦送早點發覺尚早，得免災難。另一次是一清晨，趕赴法大上課，由寓所經過盧森堡公園道旁，忽然有巨聲轟炸，數十步前火光連天爆炸。嗣後悉是從德境發放遠程高射砲彈，擊到的目標，幸火不够勁爆力不大，否即殆矣。余兩次受驚無險，總算幸運。但留此餘生究有何用？

觀察法國好壞兩面

我于一九二三年方由德回到巴黎，然後重赴倫敦，向留學生監督處申請回國川資，一再延擱，始領到現款，我終于一九二四年夏，匆匆收拾行囊回國，告別巴黎好友，由魏伯聰、鄭毓秀、楊仲瑚及其他中法好友到車站送行（車送馬賽，輪經地中海轉印度直達上海。）不禁有依依不捨之感。我遵慈訓，仍保持回國「成家立業」意旨，於是從新努力向崎嶇路徑，奔走前程，繼續奮鬥也。余留法十年，受益良多，故對法國人，不得不作一正確分析。查法國溯源於一古老民族，其遺存文化繁複。法國人天性敏捷、活潑、風趣、豪爽、儉樸、習俗保守、務農重工，篤信天主教，對於子女管教嚴厲。中學以下生徒，教導嚴格。當年少女與會，須隨陪伴。法國人雖豪放不羈，但一遇國家危難，必奮勇挺身拯救，保衛國家，歐戰之經過，足以證明。

巴黎號稱爲世界著名花都，但不完全代表法

國人，實一代表全世界各類人物薈萃之都城。好的一面包括傑出學者與文藝家，和革新前進政治家，例如國父孫中山先生人，於不得志時，常隱居巴黎。衆多法國青年負笈於斯專求學問。無數平民，努力建築都會，美化市區。巴黎五方雜處，集政治文化中心，豪華商店

RTE夜總會著名，紙醉金迷，男女淫蕩，浪漫遊客，盡是外來王侯豪賈，以及外國好奇旅客，伴隨嚮導，降臨一趟，觀光而已，絕少本國人涉足，因此巴黎繁華醜惡的一面，不能真正代表法國和法國人，這是很明顯的。

由豪傑到戰犯

吳崇蘭女士著

定價臺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疊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8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之二十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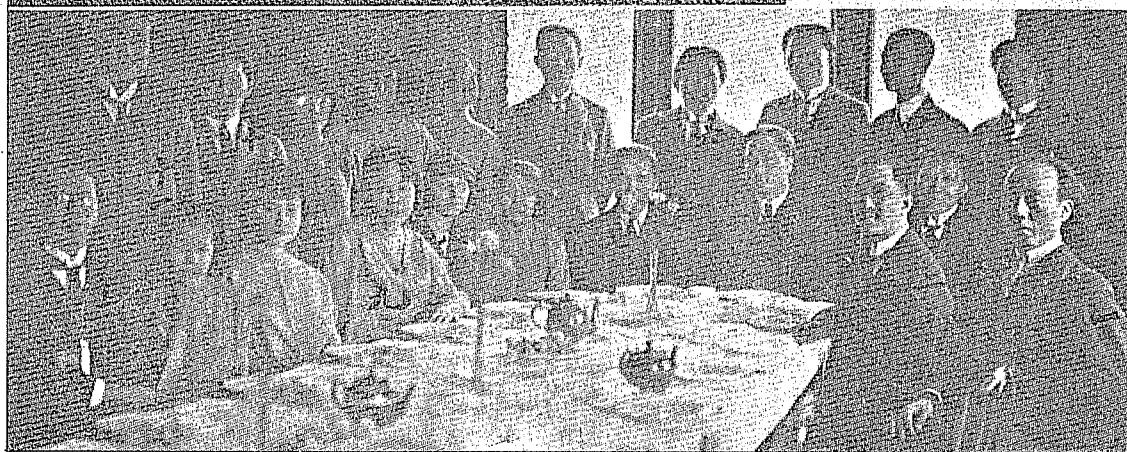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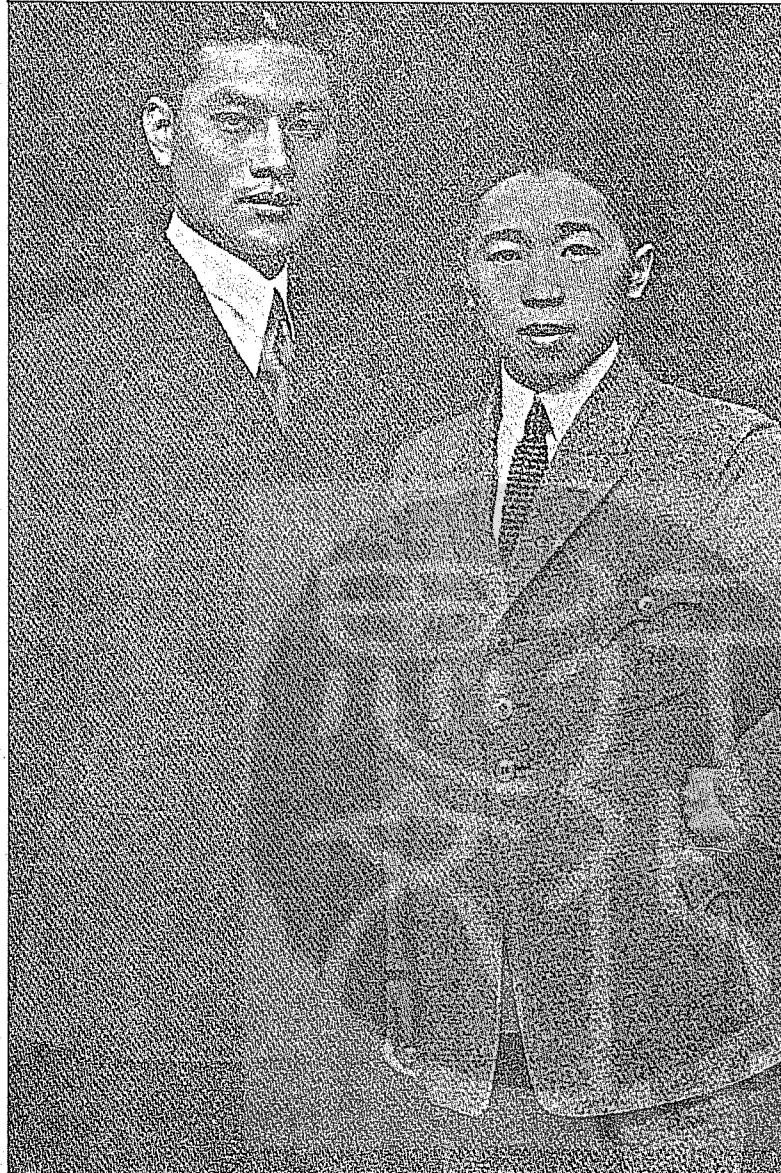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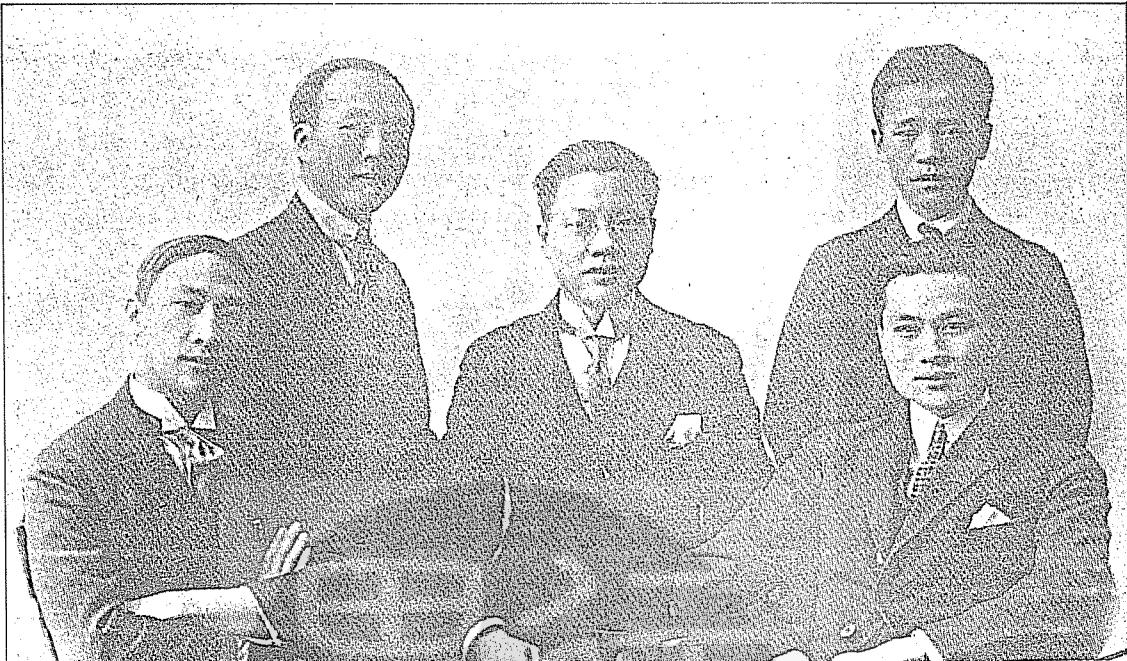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閎、詹天佑、王闔運、康有為、梁啓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百貳拾元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陳和銑「民初留學歐洲憶往」插圖

(上圖)民國十一年秋，陳和銑與魏道明(右)同客柏林時留影。(下圖)自右至左：楊仲瑚、王寵惠、魏道明、褚民誼、蕭瑜、鄭毓秀及其女生等合影。





(上圖)右起陳和銳、戴修駿、劉勉己、楊仲瑚、吳經熊在柏林留影。(中圖)右起：李宗侗、汪申、戴修駿、楊仲瑚、陳和銳。(下圖)右起：劉大悲、李石曾、陳和銳、馮言安。

